

报告文学集

連氣鄉下工母官



● 荒原 未凡 主編

沈阳出版社

报告文学集

辽南乡下父母官

主 编 荒 原 未 凡
编 委 任向军 李 刚
林 丹 金鹰士
程延文

沈 阳 出 版 社

1991年·沈阳

目 次

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

——记新民县姚堡乡党委书记赵国林

.....段景汇 荒 原 1

金色的晚秋

——一位身患重病的乡党委书记的故事

.....任向军 24

小镇上的“父母官”

——谢屯镇党政一班人

.....张惠海 王国赋 34

秋天里的寻觅

——秋访大沟村

.....金鹰士 54

《陋室铭》新篇

——在吕有吉的四间草屋里

.....殷 心 72

平生一片心

——记瓦房店市炮台镇党委书记姜云胜

.....严 厉 84

首山鹰

——记辽阳县首山镇党委书记王跃志

.....钱勤业 95

小城里的一颗新星

——红光村党总支书记戚玉禄十年改革纪事

.....尹 君 115

他有大海一样的情怀

——记瓦房店市交流岛乡马路村党支部书记刘福成

.....景 隆 130

兴隆台上写春秋

——兴隆台村党支部书记沈广顺素描

.....陈文学 戈有宽 145

播种幸福的人

——记鞍山市旧堡区宋三镇党委书记高光义

.....童 仁 162

黄沙坨的黑土地

——台安县黄沙坨镇党委书记李万振纪事

.....李红宇 179

编后缀语..... 196

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

——记新民县姚堡乡党委书记赵国林

凡是了解赵国林的人，都知道他是位心宽体胖的东北大汉。无论在开会的间隙，还是在颠簸的吉普车里，只要他想睡，眼皮儿一合，马上就会鼾声大作。关东大地的风雪和玉米饼子造就了他耿直爽朗的性格。可是，在到姚堡乡上任的这天晚上，他却辗转反侧，横竖睡不着了。好象黑暗中那散发着浓重霉味的屋顶上有他浏览不完的故事。

不是故事，是心事。

躺在那间办公室兼宿舍的土坯炕上，赵国林望着窗外那闪烁的繁星，依稀觉得那是姚堡乡1万9千多双眼睛，一齐投来渴望脱贫致富的目光。外面的阵阵春风，便是姚堡乡1万9千多名群众振兴家乡的呐喊呀！

这里是一片贫瘠的土地。然而这里又曾是一片革命烈士鲜血染红的土地，沈阳的老解放区，原新民县人民政府所在地。“沈阳的陕甘宁”，这多义的称号，表明这里既是让人引以自豪和骄傲的圣土，又是被人遗忘的角落。在庆祝新中

国成立四十周年的时候，这里仍然是整个沈阳地区最贫困的七个乡镇之一。历史就是这样不可思议地制造出许多悖论，而前来注释这悖论的，又恰恰是他！

地处柳河和绕阳河之间的姚堡，风沙成灾，盐碱为患。

“大风呼呼刮，遍地起白沙，平地掏成沟，土肥全搬家。”千百年来，当地人民对身边恶劣的自然环境作了这样形象的描述。全乡11个村，36个自然屯的农民，同自己种下的苞米、高粱一样朴实。他们经历了风吹雨打，烈日严霜。身上流出无数的汗水，手上磨掉层层老茧，收获的是什么呢？是不敢放开肚子吃的大饼子、白菜汤，是几十年一贯制的高粱米饭就咸菜，是粗糙皮肤满面皱纹。就是逢年过节穿的衣服，也是过了时的款式，单调的色彩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这里的百姓望着那条当年日本人铺就的铁路长吁短叹：人不是神仙，日子的过法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啊。命定一尺，难求一丈。

难道他们不想改变家乡的自然环境吗？难道他们不想甩掉贫穷落后的帽子吗？想！

防风固沙的树，他们栽过。可是，一年栽，二年死，三年没。

压沙洗碱的条田他们修过。可是大帮哄的年代，出工不出力，东一锹西一镐，应付差事往家跑。结果，人误地一时，地误人一年。

多种经营，科技致富，他们都搞过。可是，这里是沈阳地区的最西边，穷乡僻壤，文化落后，信息不灵，搞什么赔什么。

一个个春夏秋冬，一次次春种秋收。这里山河依旧，面貌未改。到1988年，这里人均年收入还不足300元。乡政府财政赤字12.8万元。仅有的5个乡办企业，全部濒临破产。

仅一个小农药厂，一年亏损就达6.4万元……

天上的星星在看着他，地上的春风在呼唤着他。国林书记呀，这里可不是你享福的地方！

赵国林再也躺不住了，他起身穿衣，点燃一支烟，边抽边思考着。这位步入不惑之年的大汉，看上去虎背熊腰，大手大脚，讲起话来瓮声瓮气，一双清明的眼睛闪烁着年轻人的热情。他是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干部。农中毕业后，他当过生产队保管员、会计，大队副主任、主任，公社副主任，乡长、乡党委书记。二十几年来，他把庄稼院里的事情摸得透熟透熟，把农民的心思悟得明明白白。他以一片赤子之心，对农村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尝试，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。可以说，他是个地道的“农民通”。

半个月前，县委领导找到他，道出一个让他毫无思想准备的决定：“你到姚堡乡去当书记，怎么样？”

句子后面是问号，可口气却是不容置疑的。赵国林微微眯缝起眼睛，心里在倒海翻江。几年来，他从芦屯干到罗家房，哪里骨头难啃他就到哪里去创业，眼见着摊子铺好了，家底打实了，他又到一个新的岗位上去。在罗家房，他先是乡长后是党委书记，按他的工作成绩和贡献，再调动通常是“人往高处走”，除非是犯了错误。而这一回却让他到自然条件最差，工作基础也极薄弱的姚堡去，这是为什么？

“没别的，那里需要你这样的干部。”

赵国林在罗家房的工作是出色的，他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，树起了一面色彩鲜亮的旗帜。他把那里的大部分旱田改造成了水田，使那里的群众端起大米饭，就想起赵国林。他领导推广了元葱栽培技术，使那里的元葱除沈阳地区外，还

远销到铁岭、法库、开原、康平、彰武、黑山等地。他在那里组织领导了引辽灌溉工程，使罗家房乡北半部十多个村的旱田浇上了辽河水，使那里的农民生活水平高高地跃上了一个新台阶……

不可计数的荣誉，各级领导人的现场总结经验，使罗家房乡名噪千里，赵国林的名字也远近皆知。莫非九九八十一难，他赵国林还差去姚堡这穷地方往碱水里泡一回么？

什么愿也不必许，什么价钱也不要讲。谁让他是个中共党员呢！他的事业心与责任感注定了他终生都将在农业第一线尽心尽力，尽职尽责。他掐灭最后一只烟蒂，两只大手往桌上一按，说：“好吧，就冲你的信任，我们哥几个苦干他几年，管保让姚堡翻过身来！”

雄鸡报晓，天色微明。赵国林长长舒了一口气。“三个月把姚堡变个样！”话好说，决心好表，工作可是要实打实凿一锛一斧地去干啊。这头一脚从哪里踢起呢？

二

1989年6月4日的早晨，姚堡乡政府的大院里发生了一件破天荒的新鲜事：体重115公斤，平时坐着都出汗的赵国林，爬上了办公室的房顶，在烈日炎炎尘土飞扬中，在晃晃悠悠随时都可能坍塌的棚板上拆除旧房。

“乡政府破院子要扒掉啦！”这消息不胫而走，招引来三五成群赶来看热闹的百姓。

在姚堡乡的历史上，机关干部别说干这样的累活、险活，就是打扫一下室内外卫生也叫不齐套。“脱产”成为坐机

关者的别名。眼下，这25间房子，机关全体干部每3人包1间，真刀真枪，实打实凿地干。

他们拆除的岂止是一幢旧房啊！

看到党委书记上房了，看到李成文乡长、吴帮志副书记、李宝福副乡长都上房了，平时胆子小没上过房的干部也爬上了房顶。整个乡政府院内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。人们心里都在欣欣然作着设想：今天破除了不堪入目的旧墙残院，明天从我们手上建立起来的又将是怎样的新家园？

过路群众仨一伙俩一对地在那里看热闹。一缕希望之光悄悄在他们心头升起。

赵国林真是匠心独具。谁也没想到他头脚从这里踢开。这25间办公室也实在太破旧了，一遇雨天，外面大下，屋里小下，外面不下，屋里嘀哒。室内的间壁墙是用土坯砌成的，早已是七裂八瓣，很不安全。机关院子是一个盘子形的洼地，雨天一片汪洋。干部上班，群众来办事，都得蹚水进院。这里的干部们说：“院里风天刮沙子，雨天放鸭子，晴天崴脚脖子。”人有脸，树有皮，这院子可是姚堡的脸面呀。

这里的机关工作作风散漫，干部们早晨不按时上班，中午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打扑克、下象棋，不是赌烟就是赌酒喝，喝得晕头转向，脖子粗脸红后，回乡里转一圈，就打马回山，在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。

改变姚堡乡旧貌，还要调动这里干部的积极性啊！

在动员大会上，赵国林开诚布公：“常言说，官不修衙门，客不修店。而我们今天维修乡机关，有三层意思：第

一，创造一个整洁庄重的工作环境，振奋干部群众的精神。第二，自己动手，可以节约一大笔开支。第三，扭转一下机关内部存在的散漫作风，给群众一个重新认识我们的机会。”

“先治坡后治窝”的老皇历被新一代共产党人翻过去了，样样都会，就是不会循规蹈矩的赵国林，首先看到的是人的精神力量。“艰苦奋斗重点在奋斗，喊一万句艰苦不如一次奋斗。”这就是赵国林的精神。他对机关全体干部说：

“我上你们就得上。从今天起，姚堡乡的穷帽子就得用咱们大家的手把它扔掉，如果我戴半个歪歪心眼儿，你们可以把我‘打倒’。如果我实心实意干，你在那儿藏奸耍滑，咱们就得说个明白：你是不是姚堡人！”

一座新院落成了，虽说比不起城市里的高楼大厦，可毕竟是自己的劳动成果啊。早晨机关干部上班，看到这一溜整齐明亮的办公室，看着院子里的花坛、柏树，都喜滋滋地说：“这回乡政府还像个过日子的样儿。”

从前不相信赵国林能在姚堡呆得长久的那些人，这回吃了颗定心丸：国林书记这回想要在姚堡大干一番哩！

姚堡乡政府的大门原来是朝南开的，在一条街道里面。群众来办事，必须绕过东侧的大墙才能进院。有的人没来过，转好半天才能找到门，很不方便。乡政府是为群众办事的机构，首先要方便群众，大门要向群众敞开才对。在赵国林的提议下，乡机关堵死了原来的南大门。新开的东大门，直接与全乡的一条主要公路衔接，与姚堡乡最大的商店隔路相对。不管是人们赶集上店，还是出门串亲，常常在这大门口驻足，增加了政府在人们心中的透明度，缩短了干部群众心与心之间的距离。

一位北安村的老汉，赶毛驴车打乡政府门前过，冲着
一位他熟悉的乡机关干部说：“几个月没来，这里变化不小
啊！”他哪里想到，令人振奋的事情才刚刚开始哩。

三

这天晚上，赵国林在仅有10张桌子的机关食堂里吃完饭，信步走在乡政府所在地仅有的一条街面上。与他从前工作过的乡镇比起来，这里实在是显得简陋、荒僻。这是一个300多户人家的村子，只因为乡政府设在这里，才显得稍许热闹一点。这个村的大部分人是终年劳作在田垄间的农民，生活水平并不高。然而使赵国林感到惊讶的是：这里竟开设了7家小饭店，并且个个都是宾客盈门。里面煎炒烹炸，香味诱人。走进去一看，3人一桌，5人一席的，不是乡机关干部，就是各企事业单位的头头，要么就是各村的领导。你请我，我请你，名曰为公办事，实则个人感情投资。

人均年收入仅仅300元的村子，每年花在饭店、小卖店的招待费，竟高达万元以上，这怎能不让赵国林震惊？

常言说：村看村，户看户，群众看干部。几年来，由于某些领导淡化了思想政治工作，忽视了党的优良传统，一些村干部用公款大吃大喝的现象非常严重。所谓“你吃我也吃，不吃白不吃”，所谓“上边文件经常发，吃吃喝喝不算啥”。群众对此意见很大，一位老党员说：“这些年大吃大喝，吃穷了集体，喝没了干群关系。”

三天之后，乡政府机关的墙壁上贴出了《机关办事十公

开制度》、《机关干部廉政制度》。与此同时，党委对群众反映较大的红岭、北安、和平等村的领导班子，果断地进行了调整。取消了各村食堂，规定乡机关干部下乡蹲点、包户一律吃派饭，每餐一菜一饭6角钱，概不赊账，否则以违纪论处。

一个月后，街面原先的7家饭店中，黄摊了4家，剩下的3家中，有1家是残疾人开的，有1家炸起了大馃子。

近一年来，全乡11个村，比每年少花招待费11万多元之多，大大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。

在这个乡的所属企业中，共有5台汽车，由于本单位没有那么多货可运，常常在家里闲着。这样一来，全乡凡是能沾上边的头头脑脑们，一有事就来求车支援。东一趟，西一趟，拉着私活满街跑，又风流，又气派。可对老百姓来说，那是天边的一道彩虹，可望而不可及。有车单位的头头难透了心，来求车的不是领导就是同事，谁用不着谁呢？人有脸，树有皮，能让谁张开的嘴闭不上呢？心里不高兴，嘴上还是满口答应。有什么办法呢？

乡党委和乡政府对企业车辆进行审计核查发现，1988年5台车累计亏损2万2千多元。便宜了一部分干部，苦了集体，气坏了群众。

在赵国林书记的主持下，领导班子成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反复的讨论，决定成立一个运输队，将这些车辆集中起来，由乡政府机管站统一经营调配。并规定，无论谁用车，都要交足运费。这样一来，不但立足了本厂，而且还能服务全乡，拓宽了经营渠道，提高了经济效益。仅1989年7月份，就为农民运送西瓜30多台次，解决了农民卖瓜难的问题。

秉公办事，清正廉洁，取信于民，这个被早期共产党人证明为革命之本的法宝，在赵国林和他的一班人身上发扬光大。姚堡乡新的领导班子就依靠这个法宝，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站住了脚，展开了改天换地的蓝图。

1989年，乡党委、政府为了加强教师队伍，提高教学质量，决定增补8名民办教师。消息一传开，就有一些乡、村干部子女和亲友上下活动起来了。有些群众的子女虽然有一定的文化知识，但没窗户没门，面对一个个“官家”子弟，只能望而兴叹。

可是，事情竟出人意料。赵国林和主管文教工作的副书记吴邦志亲自拟定招考条件，公开进行面试、笔试，择优录用。在试卷面前人人平等。结果，在8名新招聘的教师中，没有一个是靠关系走后门被录用的。

1989年，乡广播站招聘一名广播员。为了确实选用适合这项工作的人员，乡党委独出心裁，规定凡来参加应聘人员，每人自己编一个节目，自己录音。然后，负责审查的领导按照编号从录音稿件中选择。结果，在众多的应聘者中，选上了一个技高一筹的小伙子。

一个没有被招聘的青年当场说：“别看没用我，心里也服气。”

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，既是一个难点，也是一个热点。特别是在姚堡乡，越生越穷，越穷越生，已成恶性循环。有的群众不懂法，不守法，连超生罚款也无法兑现。前有车，后有辙，有人以为法不责众，计划外超生现象越来越严重，地里增产的那点粮食，费劲巴力增加的那点收入，因为那些多生的小人儿而化为乌有。陈腐的传统观念加上部分干部的执

法不严，造成了姚堡乡人文环境的险恶局面。

这个乡的中姚堡村是乡政府的所在地，大部分乡机关干部、乡办企业的领导都住在这里，很多计划外生育对象与这些人非亲即友，他们通过各种关系说情开路，工作不好开展。十几年来，仅欠超生罚款就达21,200元。打蛇打七寸。1989年5月，赵国林亲自召开了有乡机关干部、各村领导参加的动员大会。5月8日，赵国林亲自带队，组成了21人的工作队。他自己包下了中姚堡村这个“老大难”。

群众从广播喇叭里闻知此事，一些人紧张，一些人则把嘴角撇成弯弓；中姚堡计划外超生户里就有赵国林的本家亲戚，看他这一刀怎么往下砍！

绕阳河边重亲情，宗族观念经过千百年的积淀，已成为这块土地上坚硬的石板，任何新事物新观念的嫩芽都难以在这块石板上成活。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开展工作，既要有决心和勇气，又要有智慧和技巧。很多原则教条需要变通后才有可行性，干部们工作中的难度常是你想象不到的。一个能做省长的人，未必干得了乡长的活儿。有时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件事，你去就碰一鼻子灰，他去了两句话就解决问题。农民不怕大官，不怕大道理，就怕揪住他心尖子，搔他的痒筋儿。而能够揪得住搔得着，便是乡下干部的“绝活”了。

一个细雨霏霏的下午，赵国林进了一家小院。主人喊住狗，笑眯眯地迎出来，一口一个大哥叫得好亲热。

“咱是实在亲戚，你来当书记，往后——”
话里有把锁头，要封门。

赵国林笑笑，坐到炕沿上，随手拽过烟口袋卷起烟来。“不好干哪，我这条命眼下就捏在你手心里。你要使个绊子，我

就得打行李卷儿滚蛋。”

“这话是怎么说的？！”主人瞪大眼睛，脸红一阵白一阵，心里似明镜。“超生罚款，你拖了好几年啦，这回本家亲戚当书记的亲自上门来，不拿法律压你，论面子也得给呀。钱不凑手，没辙，只好拿实物折价顶了。院里有两口猪，再跟左邻右舍借一点钱，实在不行，我借给你一点。谁让咱是亲戚呢。”

榜样的力量胜过千呼万唤。快刀斩乱麻，一解百解。群众见赵国林决心如此之大，知道这一回推是推不过去了。几天功夫，十几年的老帐新帐一齐算清，已经生了的交上了罚金，动了超生心思的心里打怵：老天爷，挨顿罚可不值得，这回可是动了真家伙！

四

愚昧和贫穷是一对孪生兄弟。他们互为因果，千百年来霸占着绕阳河东岸这块三市交界的“三不管”地方。建国以来，姚堡乡仅出过三个大学生，文盲人数占全乡人口30%。

教育，这个民族进步的根本动力，多少年来，人们是说起来重要，干起来忘掉。只有心怀远大的“父母官”，才会把它放在自己工作的重心。

赵国林，这个农民出身的汉子，在来到姚堡不久，刚刚摆布好眼前的工作，就把心思用在培养造就新一代姚堡人的教育事业上。

1989年夏的一个下午，赵国林和乡长李成文，副书记吴邦志，副乡长李宝福、符朝伟五人坐上乡政府的吉普车，向

金五台子乡飞驰而去。一路上，他们光忙着谋划如何把人才挖到手的事了，连司机也听入了迷。不知不觉，车子开到了大红旗火车站东道口。这里道路两侧树木繁茂，在夕阳的照射下，瞭望很不清晰。吉普车刚爬上陡坡，谁知竟在轨道间熄火了。

一声刺耳的笛鸣传来，大家才猛然发现，眼前一列火车山一样压了过来。一场车祸瞬间就要发生！闯过铁路已来不及了，司机见势不好，飞快挂上倒挡，一踩油门，吉普车退下了路基。火车轰地一声驶过去，与小车只差半米远！车里的人不觉倒吸一口凉气，老半天才说出一句话：“好大的命啊！”

不久前乡党委的一次讨论会上，刚从金五台子乡调来的党委副书记吴邦志献出一招高棋。他说起话来慢条斯理，好像每句话都经过深思熟虑。“要想办好教育，关键要有一个好校长。金五台子中学有位名叫陆彦春的人，是1980年辽宁大学数学系的毕业生，现任金五台子中学教导处主任。他对中学教学颇有独到经验。不是时兴人才引进吗？如果能把他挖来，何愁教学质量上不去？”

金五台子中学是沈阳地区教学质量最好的乡办中学之一。可是人家肯来这又穷又僻远的落后乡吗？金五台子乡领导、学校领导肯放走这样的人才吗？

黄昏时分，这辆逢凶化吉的小车停在了金五台子中学党支部书记、全国“五一”劳动奖章获得者周长山的家门口。周书记因学校有事未归。老伴热情地为客人沏茶，点烟，并忙活着要买酒买菜。等了近两个小时，还不见周书记回来，他们只好兵分两路，由吴邦志副书记、符朝伟副乡长直接去找

陆彦春；赵国林、李成文、李宝福去找金五台子乡党委周书记“谈判”。

吴邦志和陆彦春是中学时代的同窗。他们分别数月，今又重逢，彼此特别高兴。吴邦志急不可待地说：“彦春，我们想请你到我们乡中学当校长，你看行吗？”

陆彦春个头不高，粗粗壮壮，今年38岁。他面皮黝黑，衣着简朴，是个典型的农村知识分子模样。他沉思了片刻才说：“邦志，咱们是老朋友了。你们那里条件太差，我担心去了以后孤掌难鸣，假如弄得骑虎难下，可让人笑话啦！”

在一旁的符朝伟是从上面下来扶贫的科技副乡长。作为知识分子，他的话别有一种力量。“我们乡的党委对中学教育特别重视，今天乡领导全来了。路上差点给火车撞了，能活着来到你家，算我们有福分。”

这边在“以情动人”，那边赵国林三人跟周书记攻势紧逼。赵国林与周书记是老熟人，说话自然用不着客气。逼得没办法，老周表示：明天与党委委员们碰个头，如果他们和学校方面都没意见，我就放人。

两路人马会合一处，又回到周书记家。周书记已知道这件事。对此，他十分难心。金五台子中学之所以有今天的好局面，与学校全体老师，特别是象陆彦春这样的教学行家是分不开的。如今自己的台柱子要被别人挖走了，对今后的工作会造成多大的影响，他无法预测。他又怎么向全校师生交待呢？人们会不会说他当书记的胳膊肘向外拐？

长话短说。经过姚堡乡五员大将的再三恳求；又经过二请诸葛三顾茅庐，事情终于办成了。小车披着繁星，载着五位成功者的喜悦，回到了姚堡乡政府大院。谁知一波刚平，